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貢生臣徐廷瑛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二

是歲惠王二十五年齊桓公三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案

左氏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為此會以定王位故王人下臨盟于洮以王事而盟也或曰春秋王朝公卿出會諸侯者同會而不同盟葵丘之盟宰周公不與盟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諸侯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哀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王臣皆不與盟特以王命監臨之耳今王人與諸侯同盟其可乎曰此以王室有難會而盟辭曰以奬

王室王事也春秋無譏故皆爵自是女栗雞澤翟泉

則有譏

鄭伯乞盟

前日首止之會王世子下臨而鄭伯逃之今鄭伯乞盟亦以王人在會彼内屈而來服知前日之逃為罪是以自請預盟而不以為辱由桓公有以大服其心故耳前會書逃春秋所以誅鄭伯今而書乞春秋所以赦鄭伯然盟而書乞亦所以貶也賤鄭伯使不得

列於諸侯也此諸侯敗盟即楚之始故屢書以見意

夏狄伐晋

齊晋匹也齊桓公以尊天子安中夏為己任德聲溥乎宇内諸侯小大俱至而晋獻詭諸自外於中國怙其强大滅虞虢而有其土此諸侯之大賊罪當討者也書狄伐晋著晋人有可伐之罪也以前後事而求聖人之意知其然耳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書夫人而不以姓氏立妾之辭也劉向釋之曰夫人成風也致之大廟立之為夫人也三傳為說不同愚獨有取穀梁之說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莊公正妃哀姜以淫亂死于齊僖公尊其母為夫人以配其父違禮以卑其父也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所謂用不宜用致不宜致者是也夫人不氏明其為妾無當尊之理也成風以文公四年薨春秋書夫人風氏

薨又書葬我小君成風聖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卒之以夫人葬之舊史既以夫人書聖人於魯先君之母不得黜之為妾是以於此先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僖公既致之於今日則聖人不容黜之於異日用致夫人者所以開卒葬夫人之端也故愚於此義獨有取穀梁之說公羊謂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

為媵先致姜女魯公使用為嫡愚謂齊桓必有所不為楚人亦有所不受此齊東之語不足信也左氏以為致哀姜於廟夫哀姜者雖見殺於齊而固魯之夫人也僖公不忍於其嫡母欲違禮而祔之斯祔之矣何以致為謂僖公因哀姜之死而致其母為先君夫人則有之矣謂僖公禘而致哀姜則未必然也若夫仲子之例不與此同愚既於隱元年而辨之玆不重舉義又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襄王立

據傳惠王以去年閏月崩襄王以子帶謀為亂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至是一年而後以訃於諸侯惠王固有以召亂而襄王之喪其親者其不能如禮乎桓王崩七年而後葬惠王崩一年乃發喪其一年中衣服飲食皆變常乎仍其吉乎縱曰以難故亦何必閟一年之久而後以赴之方國乎此殆有不可曉者襄王東周之令主其喪若是大本不立何以正天下無怪

周之自是愈衰而不可作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宋襄公立

此宋桓公也國無内難而不以葬書傳者謂襄公不當背殯出會不書葬譏其喪親不能如禮然晉襄公亦嘗墨衰絰以從戎而春秋不去文公之葬豈晉襄所就者大而宋襄可以不會而猶會歟公羊於宣元年大夫待放特發此義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事孔子善之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若有金革之事則墨衰絰而從戎謂已練而弁冕者時俗之變耳穀梁亦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公穀去古未遠猶於此而致意焉自是有書子而預盟會者有書爵而預盟會者書子為其猶知變其常書爵為其弁冕即吉書以絶之非與之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并見下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魯女之未嫁者也穀梁曰内女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公九合諸侯葵丘為盛人知誦桓公之美而不知所以成就桓公之美者周襄王也周自東遷歷五王

率皆闇弱不君惟襄王稍更憂患動心忍性可與有為故即位之始即命宰周公會諸侯于葵丘孟子所稱載書五命之辭乃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襄王命冢宰以告于會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士無世官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綱領宏大法度嚴正有王道氣象伯國君臣豈能及此故曰此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王以命之於會而齊桓公則代王言者也是時襄王始繼世

而書命之行於天下者如此充而上之宣王中興之業可以馴致惜也宰非其人不能奉宣王命反以私意娼嫉霸功先歸遏晉侯沮其來會與首止之盟惠王語鄭伯使叛齊即晉楚者同意若宰孔者必王朝之小人子帶之逆儔使周室不競亂亡相尋者若人所為也○宰周公者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公羊曰天子之為政者也其說謂天官冢宰兼三公之事任尊職隆不當下為諸侯所會然周自東遷宰

咺宰渠以賵妾賻逆而出況此大會乃夷夏具瞻宰周公銜命而臨之不為細事出春秋無譏也學者觀葵丘五命則知宰周公之出春秋無譏○諸侯自為盟王人不與尊王也自是王人下預諸侯之盟皆有貶

甲子晉侯詭諸卒

此晉獻公也恣情縱慾遠道敗常殺嫡長樹庶孽以此召亂春秋特去其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穀之義善矣但奚與卓均不當得立而春秋於里克兩殺書法不同何哉葢君臣之分未定以前則書曰殺殺簒立之公子耳君臣之分既定以後則其殺為弑矣春秋於奚齊之死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至卓子之死則曰晉里克弑其君卓甞求其故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猶未定也卓子死於詭諸既葬則君臣之分巳定

是以書法不同或曰君虣子立君臣之分猶有未定乎曰奚齊之立荀息一人立之耳非臣民之所共戴奚其定使里克於奚齊之既死即率國人迎立公子在外長且賢者以主社稷則事正理順國人無不服今乃坐視荀息遂非從邪更立卓子於卓巳君父巳葬之後而殺之則為弒矣劉原父謂里克嘗傅申生驪姬將廢太子使人飲克酒而告以其故克知之而不能諫成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克也故成其君臣

之名正其弑逆之罪吁罪在不救申生而加以弑卓之戮春秋其不然歟葢既君之而又殺之此春秋所以明分而垂法似不必他求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自滅衛滅邢以來浸以盛强與荆楚交為諸侯患今又滅溫溫乃近畿之地司寇蘇公世有之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是以為狄人所并蘇子信有罪

矣而溫近于王狄伐而滅之豈非霸主之責乎桓公日以伐戎為事置狄弗問豈非霸業之衰乎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弑義已見里克殺奚齊

春秋錄大夫死節凡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仇牧之死與其君皆死死之正也荀息者從獻公於昏為驪戎女任託孤之寄復不能其事以身死之曾何足恤而與孔父仇牧俱見錄于春秋諸儒未得其說愚觀公羊子之義而有取焉公羊於孔父曰可謂義

形于色矣於仇牧曰可謂不畏强禦矣至荀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矣盖荀息之死以為合乎義則未也然其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能不食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或曰莊三十年書齊人伐山戎貶也此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褒之乎曰否有書爵而非褒者矣齊為盟主伸霸討於四方乃與許男微國共為此行此自為逐利之計耳狄自比歲洊為諸侯患今年春掠及近畿以温為滅無忌甚矣齊桓置不問而遠伐北戎捨王畿之近寇而為伐戎之遠役此自為逐利計非為中國計故不與其伐書齊侯許男伐北戎著其私也

晋殺其大夫里克晋惠公夷吾入

穀梁曰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故殺之不以其罪愚謂里克之殺奚齊也春秋不坐以弑君之罪書曰殺其君之子為其因衆怒而殺之君臣之分未定故也克於是時當率諸大夫迎文公而立之則高國之納齊桓不是過也今既不能然乃聽荀息立卓子而又殺之居於

位俟夷吾之入葢將持二弑以市寵於新君乃卒死於夷吾之手故春秋於其後弑而正其君臣之分為其既君之而復殺之耳雖然里克之弑視宋督公子翬襄仲之為弑有不得同而奚卓之為君亦與宋殤魯閔子赤異是以春秋不以討賊書稱國以殺𣪡梁所謂殺之不以其罪者是也自奚卓之弑至里丕之死春秋於晉之君臣父子咸有責焉耳

附見夷吾之入春秋不書為其以弟而先兄也且

入而不能君喪師亡身幾至失國是以略其入而不書至獲於秦乃書獲晉侯貶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而雪時也冬而大雨雪異也此槩三冬而言故不著月雨雪而以大書必傷人敗物異乎常歲不得不書耳傳者謂周正之冬為夏正之秋此變易四時而求合乎周正者十二月次猶可以已私而紊四時之

春夏秋冬斷斷乎其不可紊今之秋猶古之秋也八九月間縱或雨雪必無連月大雪之理以是而觀益知春秋用夏時無可疑者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始謀納文公者里克丕鄭也里克既死丕豈能獨存夷吾之殺之亦為其私耳夷吾始入而殺二大夫里克猶有罪至於丕鄭之殺是謂濫刑左氏謂秦伯使人召呂郤冀芮晉疑丕鄭與之有謀殺之以及七輿

大夫夷吾㤮剌少恩一朝殺兩大夫併及其黨專殺之罪大矣再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凡殺大夫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權衡輕重之所在也至於殺直諫殺有功殺無罪殺人不以其罪又當隨事而見不可以稱國稱人之故而强求其功罪之所在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桓公之始霸也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爲首戮諸夏肅然知先王所以貴乎有別者實在於是齊襄衛宣

汚染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為陽穀與卞之會霸業其衰矣乎或曰此齊侯之女禮有歸寧今往會不亦可乎曰歸寧當在國中此疾馳於通道大都非所謂寧也霸者一舉動諸夏之所視儀可不謹乎故春秋書法與祼會祝鼻同所以垂戒于後

秋八月大雩大雩義已見桓五年

凡書雩皆旱而禱也旱而禱必書以見人君之憂民

也或曰旱而禱亦有益於旱歟曰成湯桑林之禱是也通天地間一氣耳一理耳理行而氣從之有感斯有應謂之無益不可蓋所謂禱者以我之誠而格物理之應誠有未至則感有未孚誠與感非外求者也豈惟旱禱為然凡理之所在氣即應之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聖賢道學之功用亦不過理行而氣從之耳若謂禱為無益旱而雩無以見憂民之心則雩也特具文應故事而講之奚若勿講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穀梁曰貫之會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嗟夫管仲之慮患為遠矣方江黄之始來盟而已憂異時之不能救其深思遠慮豈與小智淺識之士朝不

及夕者同日語乎齊不得江黄無以制楚故楚人憾江黄為最深既滅弦以蕩其藩牆遂以兵潰其心腹自冬徂夏歴三時之久齊人卒不能遣偏師之援坐視其亾然則滅黄者齊也非楚也陽穀之會貫澤之盟本以求中國之援反以是速其亡悲夫自是而後諸侯日散霸業日衰無足稱者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義併見下狄侵鄭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案左氏會于鹹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王事為重而杞次之左氏從文之便先杞而後王則桓公之美不見矣蓋揚拒泉皐伊雒諸戎自十一年夏為子帶所召同伐王城秦晉伐戎以救周子帶奔齊齊侯平戎于王今二年矣王室略定乃為鹹之會謀王室而致

諸侯之戍是秋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則是會也所以勤王故齊侯以下皆爵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桓德衰矣公羊曰曷為城杞滅也徐莒脅之也杞不聞

受兵而公羊以為既滅盖前此城衛城邢皆在於既亡既潰之後故亦以杞為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但桓公城三小國均為恤災救患而書法不同者有譏焉耳城邢猶能及未亡救之最力者也城楚丘衛已亡矣城緣陵桓公之意怠諸侯亦散是故書諸侯城緣陵言其合之不易而城之難矣陳止齋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主之辭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案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遇于防使來朝乃已嫁之女來寧見止既而與其夫遇使之來朝因是季姬復歸于鄫公羊以為僖公鍾愛厥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而遂以妻之如左氏則季姬乃歸寧之婦如公羊則季姬乃淫佚失行之女二說不同但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以書法而觀則始嫁也魯女為文姜所染疾驅於通道大都自鬻以求婚僖公號賢君略無正家之法魯之不競實由

乎此春秋書及書遇書使來朝而季姬之惡狀見矣

僖公何以辭其責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鹿沙鹿者山名也此晉地而不繫之於晉為其為異駭常關乎中國之廢興存亡故也或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故不繫之於晉義亦通

狄侵鄭

桓公既存邢衛雖未能大懲創于衆狄狄知懼矣及狄人滅温憑陵畿輔桓志已怠不復加詰彼益無所憚前年侵衛今又放兵直出汜虎牢之間幾與楚合此豈小變而桓公年邁德衰管子又死無有能為天下深長思者矣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或曰狄侵衞侵鄭楚滅黄齊莫之救徐未甞預會盟今楚伐之而齊亟合諸侯以救之何哉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之伐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為謀深矣前日齊桓伐楚先侵蔡楚之有蔡猶齊之有徐使楚人得志於徐則必乗勝造齊之南境是以齊桓急合諸侯以赴之又别出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其為徐也甚切亦自為計耳然以救

而出師春秋善之故皆書爵或曰救徐急矣而次于
匡奈何曰豈惟次抑為之盟而後敢進盖齊桓霸業
至是已衰桓之志既怠而諸侯之心亦不能皆協臨
敵而為之盟疑之而盟之也既盟而進復次于匡未
敢遽前乃使大夫帥師以往是役也其不為楚乘者
幾希然桓公不善戰而長於計救邢救許皆以虚聲
聳動敵人使之自退今救徐也以疑畏之兵當方張
之寇會于牡盟于牡進而復次示人以不可測故楚

師雖盛亦復疑畏而不敢前徐得以無事婁林之敗亦偏敗耳於徐無傷則亦救之功也曰春秋其無譏乎曰春秋雖爵之而書盟書次而後書救君不進而使大夫帥師以前抑亦見志不能帥氣上下偷惰不為楚乘者幸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義見鄫子來朝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穀梁曰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左氏以夷伯為展氏之祖父有隱慝焉為雷所震公羊以為季氏之孚孚微者愚謂此時季

氏始為政於魯其微者不應遽僭大夫之廟三說中

穀左為長

冬宋人伐曹

自桓公之霸諸夏之以兵擅相加者鮮矣至是宋襄

伐曹左傳以為修舊怨以莊十四年宋背北杏之會

齊帥諸侯伐之曹預伐以此為怨此乃霸國之討咎

不在曹何怨之可言桓公志怠宋見間而起愚於此

知宋襄之為人外靜内躁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

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于此春秋所譏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春秋初年猶未外徐至此以後徐以號舉為公羊之學者以徐滅杞為滅先代之後是故外之然杞未嘗滅也十七年徐與齊皆書人公羊所載尤疑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愚謂

此秦伯伐晉也春秋不書秦伐晉而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罪晉也春秋之法列國與吳楚交兵辨内外之分齊桓伐楚是也諸侯大國以其私怨交兵明曲直之理則秦晉今日之戰是也惠公因秦人之力而得返其國許賂以河外列城既而不與秦穆不以為怨及其饑而輸之粟則秦為直矣晉饑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則秦又直矣秦直而晉曲則兵端在晉是以不書秦伯伐晉夫戰猶訟也春秋書

法則聽訟之筆而曲直之權衡也或曰訟有曲直而二君皆爵何耶曰有書爵以為褒者有書爵以為貶者晉侯及秦伯戰言二君自以其私怨而戰非為中國而戰也書獲晉侯曲在晉也或曰楚敗蔡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不與楚人執諸侯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滅曹以曹伯陽歸不書獲不與諸侯相為獲也今秦獲晉侯惠固有以自取責之無乃太重乎曰此不惟著晉惠背德棄義敗國殄民之罪亦以彰秦穆後來

歸君之美晉之負秦甚矣秦猶歸其君此秦穆所以為賢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三傳為說不同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星者諸侯人臣之象是時諸侯强僭王國微弱天之隕星所以示警戒於强國使知率德改行尊事天子五者其數也不必强求其說前乎此

常星不見星隕而雨星至地而没也今則隕而為石其象見矣警戒之道至矣風者自上而下人君號令風化之及于天下者皆風也今而水鳥陰類逆風而行此强國侵陵不禀王化之象異雖見於宋不專為宋而示異宋爵為公在諸夏為最長天示譴于諸侯故災見於宋警宋則以警諸夏與常星不見星隕而雨同其咎證天之眷周未艾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劉炫謂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命之世為卿也胡氏從之愚謂生而賜氏者華督也彼自以弒君罪大賂諸侯求生立華氏若季友者魯之純臣何嫌何疑求生立季氏乎若曰求世其卿則當時侯國卿大夫有不待賜氏而莫不皆世為卿矣乃若公子遂之書仲遂以弒君故討而去其族不得與季友同也二君雖各以私意厚於二臣而春秋録善誅姦之筆則有衮斧之異豈容比而

同之乎閔元年書季子來歸嘉之也是時魯國純臣惟一季友故書以美之今書季友卒著季氏自是世秉政為魯國無窮之患前之歸季子後之卒季友褒貶抑揚義各有在不容以槩觀也劉氏曰書季友卒譏世卿言自是世季氏也此說得春秋之旨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左氏以為謀鄫又曰城鄫不果杜注淮夷病鄫也桓公霸業至是衰矣然猶為淮之會者所以備楚也是時中國與楚以淮為限淮以外皆楚之與國長江之險則楚人所有也故於是而會淮必不專為鄫故或又以為是役也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預有功故魯頌及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公穀以為滅項齊人滅之謂齊人及徐伐英而遂滅項耳案左傳滅項者魯也公在會齊人以是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非齊事也或曰内滅國書取不書滅取鄟取邿是也此何以書滅曰据傳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此魯之執政者所為非出公意是以不為公諱所以著强臣擅興之罪而垂履霜之戒是時季友初死行父繼秉政擅興兵滅國者非行

父而誰由僖公德季氏擁佑之私假之以權待以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莒叛人每乘公出而肆其無忌行父滅項實有以啟之耳有國家者視此當知所戒春秋特於滅項而發其義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為滅項故齊侯止公姜氏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至是

乃得歸書至云者危公之不得歸也愚謂僖公賢君也然以私恩厚於季氏友死未幾嗣子間公之出擅興兵滅國陷其君於危地而弗之恤也公既免曾不討其擅興之罪魯之威權自此下移於强家僖公豈得而辭其責嗟夫始之不忍治而遂至於不可治魯季衞孫齊田晉韓魏趙皆是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或曰子謂伯者霸也古者二伯任斡方之寄周召嘗

分陜矣何以不言霸齊桓晉文乃言霸何邪曰周公召公王者之佐純乎王道不雜之以他術也且是時天子威令行於諸侯周召雖居二伯之位舉其常職而已及周之東遷歷平桓追惠襄王綱盡弛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假王命而施霸政時使之然耳而霸者之處心行事純疵半焉公矣而不能不私仁矣而不能不暴信矣而不能純乎信義矣而不能純乎義烏可與王者之佐同日語乎且以齊桓之行事而言

存三亡國近乎仁也滅譚滅遂降鄣遷陽何有於仁
會單伯宰周公翼王近乎義也而天王出居于鄭不
能以一兵勤王受命伐衛則取賂而亟返何有於義
哀姜以淫預弑誅之公也而聲姜復為陽穀之會贐
于私而不能禁徐許被兵率諸侯往救信也黄被兵
歷三時之久而坐視其滅而不問信安在乎是謂純
疵相半伯所以異於王也然自齊桓之霸諸侯始復
尊周臣弑君下篡上强併弱與諸侯之黨篡輔逆者

自是始知所戢而有所畏如楚如狄其先皆有憑陵中國之心及桓之興震之以威武御之以長算莫不有所憚而不敢肆而其行事紆徐不迫當戰而不輕於戰當伐而不輕於伐當會而會諸小國之至不至不深加責也而其事功之著於當世者尊王也攘楚也晉文則踵其行事而俱以霸稱者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南軒張子釋之曰假仁義者未有能久之者

也使其假之而能久久之而能不歸孰曰非其有乎有之者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深得孟子與人為善之意自桓文歿未有能繼之者降而戰國春秋所謂衰也降而秦而其亂伊於胡底乎豈惟王風頓邈而霸者之行事不復可見矣漢宣帝自謂漢家行事本以王霸道雜之烏乎若宣帝者吾見其不足於霸又何王之有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

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魚輦切齊師敗績狄救
齊

公羊曰曷為不使齊主戰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案左傳齊桓公無嫡子有庶子六人無虧者長衛姬之子昭者鄭姬之子桓公中歲與管仲共謀立昭為世子且屬之宋襄以為外援世子之位定矣桓公死豎刁易牙因内寵殺羣吏而立無虧世子昭奔

宋宋襄為之出師納昭以嘗受託孤之寄也劉氏胡氏以宋襄為奉少奪長故春秋書及書救以責之立論固為據正然以當時之事而言君與大臣既樹太子於無事之時而宦官嬖人擅廢置於倉猝之頃無乃非所當立乎且如魯隱公者繼室之子長且賢當立而立者也程子胡氏猶以為不承國於父而疵其非正今無虧之為長非若魯隱之明著為國人大夫之所共推而昭者實厥父謀之大臣屬之鄰國以為

太子非若曾惠有意立而未立之比以為宋襄不當為昭出師則豎刁易牙所立者遂居君位而太子廢矣可乎不可且是時齊諸大夫猶有高國等輩預聞政事若謂昭不當立扳無虧而立之猶諸大夫之立君也今也大臣無異辭内豎忽生變則無虧者黨於易豎者也桓公管仲之不以為嗣豈無故宋襄之受託出師未為不義謂春秋深責宋襄愚竊未以為然也論者每以及戰為褒貶予奪之所在率變亂事理

以從之夫所謂及戰云者或以分主客或以別先後師之曲直初不在是又謂師救齊狄救齊者善此之救以貶彼之伐愚竊猶有疑也城濮之戰晉文公救宋而不書救楚人救衛而書救謂春秋善楚人之救衛不與文公以救宋可乎而況齊魯本仇讐之國前日莊公為仇國納糾春秋深不與之今僖公復出師定無虧之位是豈春秋之所與書師救齊不與魯以救齊也狄者齊桓公終身之所攘却今以救齊為

名突如其來盖易豎餌以厚賂召之自救彼豈知救之為義而赴人之急乎以救為善而知伐之不善拘而不可通者也愚非茍求異於前輩也盖無虧之為長經傳初不明見春秋垂法後世必不以豎刁易牙所立者為是而桓公管子所素定者為非於宋襄之師其無責乎李唐孝世宦官用事廢太子而立所善之諸王大亂數世唐卒以是而亡此後世之事可為深鑒者也讀春秋者於聖人書法宜加權衡庶幾臨

大事而無惑或曰齊桓之入子糾之死春秋書之今昭之入無虧之死春秋皆不書何歟曰桓公之入子糾之死是有關係不容不書若無虧者易豎所擁立非所當立昭雖君齊庸愚罔所知桓公霸業隳於是無足錄者奚其書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人

穀梁以爲善狄之救齊而進之果善之何不於救齊

之際而善之今乃於伐衛而進之盖穀梁不深考當時之事謂宋襄伐喪以圖霸故其說如此夫宋衛曹皆齊桓平日之所厚者世子為二豎所擯為之伐之所以報桓之恵今謂三國報恵為伐喪謂邢狄伐衛為救齊愚不喻其說盖春秋書邢人狄人伐衛者責邢不當與狄比而伐國也狄嘗滅邢邢與狄為仇國今乃比而伐衛義理之心無復存者邢尚能國乎春秋以邢儕狄正所以疾邢而謂之進狄害義豈不甚

乎僖公元年荆革號為楚以師伐鄭亦書楚人伐鄭

憂其漸感為諸侯患何進之有哉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一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朱紱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一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三 是歲襄王十二年宋襄十一年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圖伯之始事也宋雖先代之後爵維公未嘗受命於周居幹方之任今欲踵齊桓之行事當請命天子號名四方同奬王室諸侯或有未至懐而輯之待其自至齊桓之已行可視以為則也今以自命之

伯而致討於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誰其信我此所以終於無成春而執滕子與是秋圍曹皆不待王命而行春秋之書之所以貶也然滕子書名是亦有罪焉耳齊桓之始伯滕嘗一預於會今宋襄繼桓之業諸小國皆會滕可以至而不至是亦有以自取春秋書名以執兩責之也亦見聖人拳拳望宋之意凡書執有執之而為伯討者有執之而為擅命者宋襄非受命之伯而執滕子又不歸之京師是之謂擅命其

後晉人尸伯事執諸侯不當其罪則有貶當其罪而不歸之京師亦有貶被執者或書名或不書名則又以見其罪有輕重執有當否晉厲公執曹伯負芻治其簒國之罪執而歸之京師執之正歸之亦正特為春秋所與書晉侯執曹伯論者以晉厲不克終疑以侯執伯為僭是不然此伯討也惟事理之所在焉耳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或曰曹南之盟宋公書爵春秋其與之以伯乎曰望

之也非與之也當桓公之既沒狄伐衛鄭即楚諸侯之會者皆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伯也宋襄起而有為春秋蓋深望其有成也何以言之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諸侯皆人曹南之會襄公獨書爵諸侯亦皆人有以識聖人望宋之意矣始望之卒之無成楚用是横行於天下春秋與其始不保其終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公穀皆以為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氏以為宋襄使邾

人執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諫不聽愚竊有疑焉宋襄之為人吾固未知其胷懷本趣然槩觀其平日則好名而畏義者也方其為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人戰欲以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仗義之名豈有今日而用同盟國君於滛昬之社無道若此者乎何休謂魯本許嫁季姬于鄫季姬滛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因是交怨宋襄為此盟以解之反為鄫所欺執用鄫子休必有所本存之足以

垂戒於後世且春秋書法全不及宋故公穀以為非宋之罪高郵孫氏亦云邾鄫世仇之國宣八年又戕鄫子于其國其相仇之事不見于經惟無道之甚乃書之耳孫氏似亦有見乎此存之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用師之始也伯者以王命征不服是之謂伯討春秋所與也苟無王命則為擅兵相攻春秋之所惡也北杏之會宋背盟而桓公伐之必請師於周與單伯俱彼非力之不足也示有所尊也今宋襄執滕

子而不歸之京師伐曹又不禀命於王是謂其力之可以服人也推是以往其何能濟是以春秋於曹南則爵之於圍曹則人之義蓋在此未有無王命而能成伯功者也或曰宋之圍曹是固非矣然在當時孰為當務之急乎曰鄭入滑狄侵衛魯伐邾以中國無伯而動也宋襄茍能治其所當治則義聲暢而伯業成矣此春秋所望於宋襄者也故比事以見義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楚人會盟諸侯之始也公預於夷會不書為公諱也公固不以是為諱為公諱者所以存其羞惡之心也盟于齊齊侯實預盟不書齊侯預盟為桓公諱也齊伯國也地大民衆且桓公之威德在人嗣子勉自樹立猶未至遽出楚下今昭也惑於陳人邪諂招引異類共歃為盟於其國中厥父以攘夷而植伯功厥子乃事夷而不以為恥是固不足深責春秋為桓公

諱是以畧昭而不書非與其為是盟也序陳人為首陳倡盟也序鄭人于末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書法特為謹嚴不與裔夷以主中國之會盟此聖人意也或曰是會也春秋為公諱不書公會後此二年會盟于薄亦夷會也何以不為公諱乎曰是亦為公諱也薄之會楚人在焉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畧楚人不書若魯公之自主此盟是亦為公諱也凡諱有二有國惡之諱為國隱也有君過之諱君不自以

為過為之諱之乃所以志其一時之失而垂法於後也

梁亡

穀梁曰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公羊曰梁亡此未有伐之者其言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也案左傳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以是名亂秦襲而取之陸氏曰秦人肆其强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者滅國之罪易見也乘

危之惡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所以明微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今新之新其舊也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穀梁所謂有加其度者是也胡氏曰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

者宮廟以事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是故不書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富辰所云郜雍曹滕文之昭者是也惟此一見或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即是此郜郜之滅已久今來朝者魯以其地别封之為附庸耳蓋宋滅之而魯封之聖人書于此以見僖公繼絶之善或然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小寢也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涖之時而常在於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其後魯僖歿于小寢

鄭人入滑

自齊桓公歿諸侯動兵相侵弱小漸被其毒宋襄苟欲踵前人伯業當禀王命會諸侯申要束令而後有擅兵相侵者糾其罪告于王而懲之如鄭人入滑當

先糾者也糾而弗率則奉辭以討之孰不曰然舍是弗為而執滕圍曹強人之從己烏能有成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甚哉齊昭之愚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于邢反常逆理乃至于是傳曰厥父菑厥子乃弗克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昭之謂乎春秋儕齊于狄亦所以惡齊也廉耻道喪則人欲肆而天理愈亡矣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為中國患者狄與楚也楚強大未易治狄悍而微自桓公之歿再侵衛彼謂衛人失伯國之援而可欺也宋襄與其盟楚而求諸侯曷若伐狄以寧諸夏能治狄而伯政舉矣顧乃舍其力之所可及義之所當為而為其所不可為狂躁害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十九年楚始盟諸侯魯公預盟春秋諱之桓公之不才子昭主是盟春秋亦為桓公諱之猶幸宋襄介然獨立蔡陳鄭交誘而不為動也今鹿上之盟此為何盟而乃求厠身於其間是之謂亂羣否之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羣也齊鄭陳蔡之從楚小人也陰類也不足多責宋襄所志何事乃預於是盟實蹈亂羣之戒能無辱乎然春秋猶序宋於齊楚之上不以伯權假荆楚也愚意舊史必以楚先齊宋聖人

修經特序宋為首垂法嚴矣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楚始書子

或曰元年伐鄭而書楚人春秋所以憂中國也今盂之會楚執宋公以伐宋而春秋乃於是始書楚子其爵之歟曰彼執宋公而春秋以楚子書序于宋公之下知非爵也蓋春秋正名之書也楚自熊通以來妄自尊大遂僭王者之隆名春秋每每號而舉之不使

之得與列國諸侯齒今楚益強盛合諸侯詐以執宋公春秋一大變也春秋以楚子書夫豈進而爵之乎名器不可假人彼草號借王以兵猾夏春秋序以子爵所以正其始封之名辨上下之分孰云其漸進之也乎自是而後楚漸進書子正名也或曰如子所言始何以書荊人令何以書楚子乎曰始其來聘僭號於國中耳春秋姑以號舉今會于齊盟于鹿上諸侯畏其強大有以事王者而事之春秋於是正其始封

之名書之曰子示天王之尊乃天下共主非楚人所得干也自是而後楚之憑陵無不書子何爵之有哉是會宋楚爭長春秋先宋公而後楚子實用趙武屈建宋盟之例初不以其受欺於楚遂廢而不錄也

執宋公以伐宋

宋為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楚乃南服之徼而敢於執其君以伐其國楚之罪不可逭矣然宋為諸夏之表倡舍已分之所當為自卑其身以取執辱之侮宋亦

有罪焉耳昔桓公之霸也深惟天下之患在强楚之僭王是以控大國挾小國共為會盟以一人心之所趨惟恐其折而從于惡也最後率之以伐楚楚服而天下之勢以定宋襄繼之志大而慮淺將修明伯功以尊天子而正諸夏乃與僭王之楚共為鹿上之盟以為未足復預於盂之會卒墮狡焉之謀身見執國幾亡使宋襄能以齊桓之心為心先天下之所難求以服人而勿求人之來服楚滅黄我則訪其後而存

之狄伐衛我則率諸侯以拯之凡齊桓暮年未及為者我則為之雖未與楚戰楚必知所畏避而諸侯之未至皆將至矣而襄也不明乎先後之序汲汲焉求諸侯以為伯求之而未得乃與桓公前日擯斥而不使預夏盟者共歃而為之盟首亂先王之大戒自招侮辱反以長荆楚方強之勢其亦可咎之甚矣或曰宋實未能伯而春秋於鹿盟盂會猶序宋為首無乃忝名實乎曰否當是時列國諸侯自齊而降皆俯首

帖耳受令於楚而不以為恥挺然特立不岀楚下者惟宋襄一人耳春秋首宋次齊次楚長宋公以尊諸夏抑荆楚之狂僭而不使之居中國諸侯上也宋襄顛沛百罹繼之以死而夫子列齊楚之上與其有志於列國也後儒以成敗論事不亦鄙乎

冬公伐邾 義併見明年伐邾取須句 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于宋也公羊曰不書捷

于宋爲宋公諱也宋以乘車往會楚伏兵車以執之執其君而伐其國楚之無道甚矣而又獻捷于魯以威魯也春秋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畢楚也前此齊獻戎捷今此楚獻宋捷不書宋捷非特爲宋諱實爲中國諱也胡氏謂魯不能拒楚使聲其罪而討之以爲春秋有責于魯不書宋捷爲魯諱也論固正矣魯僖辱君躬預其會而不以爲恥責其拒楚而聲罪無乃非所當責歟當是時舉中國之大無有能辨斯事

者晉文不興楚之禍中國亦何所不至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楚會諸侯而釋之書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不與楚人得以執上國之諸侯也蘓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蘓氏此論似未得春秋之意聖人之書法若曰會諸侯而釋之非夷狄之釋之所以存中國

之體而宋公亦不得為無罪矣故以五等之公而書

執書釋雖爵之亦貶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

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審如

是謂之崇明祀保小寡春秋所與也然魯之憾邾有

自來矣其伐邾不自須句始矣邾本魯之附庸至齊

桓公之伯請于周而封之為子國自是不復附庸于

魯魯以是為憾檉之會反未及國而敗其師今桓公殁魯釋憾于邾連歲再伐春秋不與魯以伐是故書伐書取奚其褒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義并見下戰于泓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連歲用兵于邾至是有升陘之敗其自取之也内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為内諱者亦以貶内也是時楚方得志于中國宋弗克自振齊已屈而從楚公不

知自治其國而輕用兵以加無罪之邾以此取敗春
秋書及不書公雖為公諱實貶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或曰宋以三國之師伐鄭楚人救鄭而有此戰春秋
於其伐而書三國及戰而敗惟書宋公何邪曰與三
國之從宋而罪宋公之輕於戰而致敗也三國不以
宋公見執于楚猶各帥其師從宋伐鄭問其叛盟即
楚之罪三國之君可嘉也是故春秋皆爵之若宋公

之身則春秋於是始責之矣宋不自愛重須於盂之盟以此取辱又不能內省己過養威持重思為後圖忿而求戰以此致敗故春秋雖與三國之從宋及戰而敗則責宋公以是故也或曰楚子以詐而執宋公又敗其師楚其無罪乎曰是役也楚子身在軍中而春秋書宋公及楚人戰崇宋而畀楚所以明貴賤之分其罪楚至矣穀梁抑宋而與楚其說甚陋公羊取之而所取非所當取乃以其不迫人于險不鼓不成

列者爲王者之師夫王者行事在未戰之前安有兵刃交接以假仁譎義而陷百姓於死者哉以是取宋襄又非春秋之意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昭非宋襄之力則齊之一亡公子耳宋襄不忘齊桓臨終之託爲昭盡力昭所以有國甗一戰之功也令乘其敗而伐之蓋以是諂于彊楚求爲自全之計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或曰何以猶爵曰春秋有書

爵以襃者有目其人之身而書某公某侯以著其罪者若齊昭之書侯謂其身受宋公之大德而忍於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有圖伯之志而不克遂兵敗身喪春秋悼焉書卒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泓之戰襄傷於股未幾以死楚實宋仇而嗣子成公躬造楚國卑屈以求成視吳夫差有愧多矣春秋以無臣子例書責之深矣

秋楚人伐陳

案左氏陳穆公請修好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齊之會楚人亦得列于其間名為修齊桓舊好其實自結于強楚今楚人乃以其貳於宋而伐之何邪蓋當時之諸侯實聦于從之而廹于兇威有不容自已者陳也介于二者之間猶欲自附于宋不忍遽從于楚是以楚疑而伐之若蔡若鄭則甘于從楚而不悔無復羞惡之心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至此稱子或謂惡其廢禮從而貶之然當時諸侯反道敗常有若齊襄衛宣者實甚矣而春秋未嘗絀其爵今杞子之廢禮當必不至如齊襄衛宣之甚春秋胡為再三絀之乎此亦經之疑耳姑置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是春晉文公入義見夷吾卒

夏狄伐鄭

案左氏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使頽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如傳所言鄭實叛也不聽王命而復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亦理所當然而春秋但書狄伐鄭不書鄭之叛狄之所以伐何哉曰鄭當伐也王命方伯連帥董師以問鄭人之罪齊魯宋衛豈無為王敵愾者今乃命狄人出其師以伐同姓之國失所以表正天下之道矣故春秋書狄伐鄭繼書天王出居

于鄭以見禍本亂源實在於此後世有以外𡚁之兵而平内亂者亂未平而我已陰受其禍而不之覺可不謹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先是王命狄人有討於鄭狄侵鄭取櫟王德之以狄女為后是為隗氏王子帶者有寵于惠王后后欲立之未及而崩子帶奔齊王復之通于隗氏王替隗氏

子帶因是作亂以伐王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穀梁曰天子無出書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愚謂王者無外春秋一大條貫也王者以薄海内外為家其出也不言出而謂之狩自虞夏以來固然今襄王之出春秋不以狩書而以出書其為貶也大矣王内不能正其家以是啓釁於狄悖弟亂臣犯上干紀王不能制失位而奔幾至亡國其得罪于宗廟甚大謂春秋無貶不可也蜀人趙君木

訥引易王用出征書王出郊天乃反風等語以排傳家天子無外之説其論鄙淺本不足深辨但其末云叔帶者惠王陳嬀之所愛故襄王寧出而避之於鄭其心以為文武之靈未泯諸侯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吾何慊乎哉上以存孝下以存悌孝悌王者之至德尚以貶襄王乎以上皆木訥語此説害義特甚前輩或取之愚恐其誤後學不容已於言夫人主之位天位也惟賢惟嫡乃得在此

位非賢非嫡父不能以予其子兄豈得以予其弟乎
而況子帶者王室之不才子襄王儻篤同氣之愛貴
其身可也豈當假之以權以為名亂之階縱謂左氏
所載襄王出狄師事為不可信襄王亦豈無失位之
責乎尊為天子身荷祖宗付託之重不能防微杜漸
以遏亂源致為悖弟亂臣所逐乃云帶亦文武之子
孫欲舉以授之位天位也舉而棄之不才子以危其
宗社孝悌之道顧如是乎舜非不愛象也封之有庳

亦富貴之而已天下者帝王授受之天下舜舉以予
象而曰我以是為孝以是為悌舜必不爾也木訥蜀
之老儒號為知春秋者而率意高論殊欠講明似此
不一端初學幸毋惑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
三出莊二十年惠王以子頹之難出居于鄭踰年而
號鄭納王其出其歸春秋皆不書僖二十四年襄王
以叔帶之難復出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明年晉侯
納王春秋不書王入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王猛

出悼王也未成君故名春秋書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冬王猛卒母弟敬王立復以難故出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觀天王三出春秋書法詳略各異知聖人於成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惠王之出之入皆不書者猶為周諱也王者無外不可以出言也至襄王復不能自植以名狄難春秋於是

始書天王出居于鄭不以狩書而以出書春秋不得為襄王諱矣然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春秋始變例而書曰葬景王王室亂自是五六年間悼敬子朝更出迭入春秋記之不遺閔周室之傾覆内難仍作將無以為國不得已而遂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春秋不復書知其無可興復之望重為憂歎非若初年諱而不書矣

晉侯夷吾卒

惠之入春秋不書微之也文公之入春秋亦不書公
羊以為為文公諱其不然歟齊桓晉文均有功於中
夏桓之入也不為之諱文之入何為而獨諱葢書不
書皆有微㫖存焉桓之入所以書為其殺子糾書以
貶之文之入位乃其所宜有然懷公既避位而去文
猶殺之春秋所惡其在是乎始納懷嬴已為失道今
又殺懷之身重失道也不著其入貶也非為之諱或
曰懷公之立正乎曰懷公承國於其父厥父惠公弟

也而先其兄文公以入春秋不與其入不宜君者也令文公之入晋人受之自卿大夫以至三軍之士倒戈而逆之宜為君而逐君之若懷公者廢之放之而毋殺不亦可乎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公羊曰何以名滅同姓也穀梁曰惡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故名凡滅國未有名者滅同姓如晋之滅虞滅虢無道甚矣而不名惟衛滅邢而名之諸儒皆未有

定論木訥謂下文書衛侯燬卒此以連文之故傳録之誤而燬字褒貶不在是愚以此説為然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注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愚謂此書逆婦未知所逆者公之女

乎先君之女乎聖人所以見書法者以姑逆婦爲非禮而特書以垂戒焉耳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令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之分不可以爲訓是故特書以譏之

宋殺其大夫

穀梁曰以其在祖之位而尊之也其意謂夫子爲其祖諱而不名此乃魯國之史夫子因之以修春秋安得爲其私諱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內娶

也其意謂禮不臣妻之父母宋三世娶其大夫女故殺之而不名尤非通論案曹人殺大夫而不名殺者非一人是以不書以譏其殺之之濫其事猶有可考今宋殺其大夫左氏無紀載意者舊史佚其名春秋因之歟自是而後宋殺大夫凡三見皆不名此及文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来奔皆臣下為亂而殺之不書名死者衆也春秋因舊史而書不容強為之説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傳言討其貳于宋遂取焦夷城頓而還至是春秋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注遂謂陳逼逐頓子楚人納之蓋納頓乃圍陳之遂事既圍陳又納頓言其不恤民力一舉而治二事所以譏也陳先代之後頓楚之與國楚虐陳而輔頓是於中國何有論者以為春秋有褒楚殆不然歟

莘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去年宋襄公死諸夏愈無所統一至是公與衛子為洮之盟春秋嘉之莒魯本有宿憾(獲挐)衛侯為之求成既盟于洮明年春又盟于向魯不以望國自尊而及莒慶為盟故莒子復請盟而躬至于會春秋庶幾諸侯之復合是以嘉之凡諸侯未葬先君而出會書子今衛成已葬其親而亦書子先儒謂衛文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

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葬其親猶以未葬自名經隨而書予善之也此論甚美有益世教今備載之

附見據傳其年春晉文公以師納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經不書其事先儒為說不一前輩有謂王出居之後無有能納王者王之還京師當在城濮郤楚之時愚謂晉文納王乃創伯之第一事不容廢之春

秋所以不書必有其故晉文抉功上僭請王章不得而受温原攅茅之田周家土疆所存能幾而文公忍于受之春秋削其功而不録其以是故及救宋敗楚中國賴以再安然後録之與齊桓等于中而猶有責備之意此春秋用法之權衡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已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齊人以魯僖嘗援無虧以兵加魯左氏以爲討莒衛

之二盟二盟於齊孝有何關乎此齊侯自出春秋再書齊人譏其無道一歲再用師伐人之國也追有二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與公之能追戎也此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譏公追之緩而不能及也穀梁曰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春而侵我西鄙公具文追之可以及而不能及愈為齊人所侮是以又興北鄙之師衛之大不及魯衛之

強不及魯今猶能為魯出師以伐齊而魯之君臣專事畏縮國之不競良有以也夫齊與魯强相若也當莊公之世三家未張國猶有人齊來侵覆之長勺齊宋合而又來翦之乘丘三戰而再勝魯未嘗出齊下也至僖以後敵至不能禦望風斂卻求救於強國苟為自全之計國無人焉耳由三家用事據權要以拒士大夫賢者無路以進魯自是始衰使僖公不專任季氏得賢大夫如曹劌者與之謀國魯之削豈至是

乎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譏也魯求援于晉凡再不書乞師今求援于楚而書乞師譏即楚以求苟安也春秋初年中國諸侯視楚為異國鄙之而莫即也及齊桓既歿宋襄告敗楚盛兵以刼制中國於是小大畢從魯亦預於楚之會猶曰有所迫而不能自已也今齊昭小豎子將兵來侵魯之力自足以抗之何至遽乞師于遠用楚

兵以伐與國乎春秋書乞師卑魯也嗟夫詩不云乎荆舒是懲周公所以造周而魯之家法也僖公自即位以來會楚凡再今又以小小利害下楚以求苟安其不為周公魯公之羞乎或曰魯人不自愛重有求于楚是固可貶楚人朝受乞師之請夕以兵赴之其不謂之義舉乎曰否楚之出師利而為之耳魯為中國之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楚前此窺伺中國必聘魯以為之先及會于盂使人獻捷于魯以要公

之来會其欲得魯所以致諸侯也魯忽以乞援為請
楚人幸其自来為之出師惟恐或後彼非有救災恤
患之心利魯之来服為諸侯倡耳春秋何取焉○乞
師有二望國乞外兵以自救書乞師卑之也伯國用
諸侯之師亦書乞師見於晉厲公之世抑之也卑之
乃所以激而進之抑之乃所以裁而約之垂法於後
焉耳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作隗子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子伐而滅之諸侯之祀其先祖具有常典祝融楚之始祖鬻熊楚之遠祖熊繹又其始受封之祖夔與楚同其所自出至熊摯別封于夔熊摯者乃夔國始受封之祖夔子當祀熊摯為始祖祝融鬻熊非其所當祀矣楚以不祀為辭伐而滅之楚當有滅同姓之罪故夔子見執而不名專罪楚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梁作圍閔

宋成公忘父之仇既適楚而與之平矣及晉文公入去楚而即晉遂為楚所伐或者乃謂宋成不屈於楚楚憾而伐之反以左氏為誣過矣夫楚之暴彼謂繼齊而伯者無過於宋必欲翦滅之而後已夫豈一屈身而可遏其暴乎臣子復讐之義有戰而死無茍而生宋成之通楚無益於自免而有害於復仇使晉文不興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義見公子遂如楚乞師

或曰魯以楚師伐齊春秋惡之蔡以吳師伐楚春秋與之均乞師于遠而襃貶異何哉曰事有近似而不同者此是也夫楚之僭王大號憑陵中國魯從而乞師以伐其同盟義之必不可者也吳雖僭號自同於楚而太伯之後也與楚人為水火中國賴焉蔡以其師伐楚是為以强國伐亂國義之猶可行者也厥後吳去王號以為黄池之盟春秋以二伯書是未可與楚人同其貶斥故魯用楚師而貶蔡用吳師而不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義併見下入杞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弟潘立是為昭公

史記世家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為君此簒也經傳皆不書疑有缺文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秋正名之書也其書名書字書氏固襃貶之例若列國之爵則命之天子聖人雖操筆削之權必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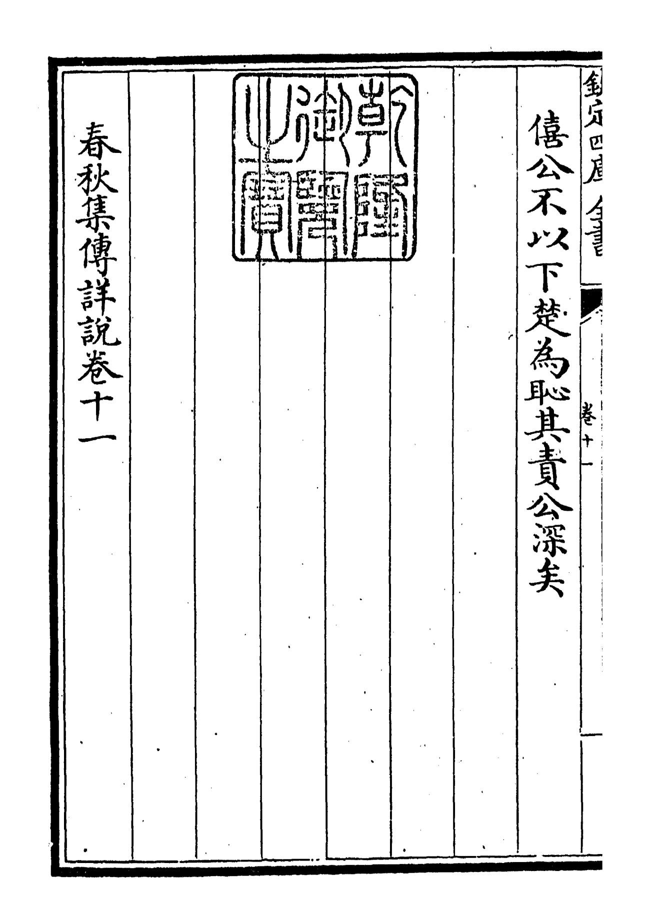
以布衣而當王者黜陟之事也審然則是孔子先犯僭王之罪又何以正人乎杞之書子愚竊疑之杞二王後公也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或曰紀而非杞至此又貶而為子百年之間凡四貶爵獨于一杞而見之時王貶之邪伯主請于周而貶之邪或書傳之殊邪或如左氏之說以廢禮貶之邪此經疑也姑存以俟考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此楚伐也而中國諸侯與之俱伐此楚會也而中國諸侯皆預于會列國之恥也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楚之罪也雖然楚始會諸侯伐國而晉文之伯業興矣蓋泓敗之明年而文公入于晉楚圍陳之明年而文公以兵勤王威聲氣焰已動於海內楚之君臣頑

寔不靈猶謂伯功可以力致遂會諸侯圍宋以為宋亡而海內無復可伯之國孰知宋圍方急晋救旋至反以是開文公之伯業乎嗚呼周室不競天開二伯以整齊中原撲楚人之狂焰齊桓基之於前晋文繼之於後天實為之豈人力所能致哉○齊之盟春秋為公諱而不書公預薄之盟春秋又為公諱而不書楚子在會今宋之盟不復為公諱矣以會盟為未足又從而乞師公之卑屈於楚者亦甚矣不為公諱著



僖公不以下楚為恥其責公深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一